

刘恒 著

集结号

ASSEMBLY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集结号

刘恒 著

ASSEMBLY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集结号/刘恒 著. 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7.12
ISBN 978 - 7 - 02 - 006295 - 9

I. 集… II. 刘… III. 电影文学剧本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3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69730 号

责任编辑: 刘 稚 装帧设计: 康 健
责任校对: 朱美凤 责任印制: 王景林

集 结 号

Ji Jie Hao

刘 恒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28 千字 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6.375 插页 2

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10000

ISBN 978 - 7 - 02 - 006295 - 9

定价 14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65233595

自序

去年三月,在一个饭桌上淡淡地议论事情,邻座的张和平先生把他的手机递过来,说找你的。听到了冯小刚的声音,大意是说他手里攥着一篇小说的改编权,想鼓捣个剧本云云。他说了有半个小时,通话中断前,事情咔嚓定了下来。

我明白直觉不可靠,但是我相信直觉,50岁以后更信了。比如,我坚信自己跟姓张的有缘。早期的剧本《菊豆》写给了张艺谋;后来写贫嘴张大民;近期经张和平先生提携,写了《张思德》和《云水谣》,后者的原著是张克辉老先生——这么多姓张的凑一块儿,不成都得成了吧?当然,我老婆也姓张,关起门来,不仅是严厉的第一读者,还是预测成败的女巫,造了多大福分我就不提了。

撇开戏言,让我应下这件事的真正原因有两个。一是我当过兵,战争题材已经诱惑我很久了;二是我相信依冯小刚的聪明,他会把一件有模有样的事情搞烂。局外人都明白,编剧无足轻重。圈里人更明白,编剧并非无足轻重,但是再怎么

重也决定不了影片的结局——这个权力在导演手里。坦率地说,以编剧的身份投身电影,好比水手上了贼船,如果船长是个傻瓜或酒鬼,葬身鱼腹就是一件特别活该特别避免不了的事情了。那些了解我的人,知道我运气不错,不了解我的人看了这个片子那个片子也得承认,我的运气确实不错。顶风出海,不是谁都能在彼岸落脚的。运气不错及种种不错之外,自家的力道也是不错的吧?水手就是水手,进了风浪或生或死都是缘分,有些话是轮不着等不及也犯不上由我来絮絮叨叨的了。

我是以小说起家并成名的人,涉足影视且深陷其中,为某些同行所不齿,如失了贞洁一般。我不能求他们更不能逼他们做相同的事情,以证明他们是天才还是笨蛋,我甚至无意对不齿还以不齿。所谓冷暖寸心知,是知音之间的事情,对冷眼的旁观者还是免了吧。离下次出海的日子不远了,以往那些绝境中的遭遇不可为外人道,前边等着的必是种种意外的凶险,还有可以预期的苦涩的滋味——一种死而复生之后的淡泊的喜悦和忧伤。

写这个剧本的时候,我走进去了变成了我的写作对象,落泪无数。我在悲剧感中依稀触摸了内心的爱,大而言之是爱我们人类,小而言之是爱我的笔。剧本以外,附了跟构思有关的笔记,做事认真且啰嗦至此,鄙人内心的幸福和满足无以言说!凡有买了这本书而又认真读下去的人,不管你们是否愿意承受,我微不足道的爱意是注定要附带着献给你们了。总之,一切都在电影之中,不论它厚些薄些,也不论你们看此看彼,更不论看或不看,我都不再对诸位说什么了。

向冯小刚先生以及剧组的全体兄弟姐妹致谢！向勇猛的投资人王中军王中垒先生致谢！我跟原著小说的作者杨金远先生不熟，未曾谋面却通过话，听口气是个忠厚而内敛的人，大约不曾失望于我的妄改吧？无论如何，我的敬意和谢意都一并献给这位远在福建的同行了。最后，向刘稚女士鞠躬！他们一直惦记出版我的小说，我却扔给他们既难看又难卖的剧本，而他们居然接受了，除了递上绵绵不绝的谢意我唯有窃惊窃喜——我的所有剧本都有了归宿！

啊啊啊——阿门了！

2007年10月26日匆匆

目 次

自 序	1
集结号	1
附录一：修改稿的某些段落	139
附录二：构思梗概	166
一、主题分析	166
二、人物分析	173
三、时间分析	196
四、地点分析	197

集 结 号

1 内景 坑道 夜

漆黑一团。什么也看不见,只能听到人的呼吸声以及身体和土壁的摩擦声。镜头缓缓往深处移动,依稀传来铁器撞击泥土的声音。前方拐弯处马灯微光闪烁。一个戴军帽光脊梁的人拖曳着一大筐黄土,像窑工一样匍匐着身子爬过来。

画外音:尝尝。

战士的脸上布满尘土和汗水,精疲力竭地喘息着,从画外捏了一个蒸饺子塞到嘴里。镜头继续往深处移动。

画外音:尝尝。

另一盏马灯下面,一个饥饿的战士停下来,两个腮帮子立刻被塞满了。镜头从挥锹忙碌的战士们身边经过,沿着昏暗的弧形土壁拐到坑道的尽头,径直推向一个大汗淋漓的赤裸的后背——此人双膝跪地,吭吭哧哧地挥镐掘土,身上的汗水已经变成了泥水,浸湿了军帽和裤子。

画外音：连长，歇歇。

整个人像一架疯狂的机器，一时停不下来。

画外音：老谷！你歇歇，尝两个蒸饺儿！

“机器”缓慢地停下来，徐徐转过身子。谷子地（33岁）劳累过度，脏兮兮的脸在马灯的照射下有些变形，目光呆板恍惚。焦大棚（30岁）夺下镐头，把一只大海碗伸过去。

谷子地：哪儿弄的？

焦大棚：担架营。

谷子地：什么馅儿？

焦大棚：大葱……没搁肉，糊弄点子肉皮，还净是毛。

谷子地皱着眉头，吃了一个半个就累得吃不动了。他耳朵贴紧土壁听了听，看看头顶。

谷子地（含混）：给我根儿烟。

焦大棚：嗯？

谷子地不耐烦地夹夹两根手指头。一支皱巴巴的几乎折断的烟卷递给了他。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捋直，在铁锹上擦着了火柴，捂着火头哆哆嗦嗦地凑过去。

2 外景 堑壕 凌晨

烟卷点着了。谷子地把手掌打开，甩灭火柴，美美地吸了一口。他蜷在堑壕底部，像虾米一样躬着后背，脑袋几乎贴到脚面。前前后后到处是蹲伏的人影，密密麻麻的刺刀在月光下银斑闪闪。他把香烟的火头藏好，悄悄抬起身子向外张望。

3 外景 战场 凌晨

(字幕:1948年秋天 华东腹地)

在黎明幽蓝的雾霭之中,镜头穿越铁丝网、鹿砦、沙袋、地堡和水壕,贴着残破的城墙攀升并加速拉开,巨大的城郭和严密的火力配备豁然凝固在眼前,构成了地狱般的景象。百米开外,平坦的开阔地洒满秋霜,静悄悄的攻击堑壕像黑色的巨蟒蜿蜒不绝。守军实施火力侦察,机关枪痉挛一般打打停停。远处有零星的冷炮声。

4 外景 堑壕 凌晨

焦大棚仰着下巴喝水。他胖得有点儿蠢,是那种做事认真谈吐风趣却絮絮叨叨的人。

焦大棚(低声):他们把卖盐的给掐死了。

谷子地接过水壶灌了一大口,递给对面的指导员。

谷子地:泥菩萨,润润嘴。

指导员摆摆手,耳朵一直贴着电话筒,表情刻板严肃。谷子地把吸了半截的烟卷递过去,对方又摆了摆手。

焦大棚:指导员,你不喝水、不抽烟,也不吃饺子……万一光荣了亏不亏呀?

指导员(沙哑):一排长,你给我闭嘴!

谷子地和焦大棚彼此交换了目光。谷子地发现周围的气氛不大对头,拍拍身边一个小战士的后腰。

谷子地：大姑娘，把屁股撅起来，撅起来腿肚子就不哆嗦了。

谷子地朝紧张过度的部下们咧嘴笑笑。

谷子地：你们知道狗为什么咬人么？人一害怕身上有一股怪味儿，狗专咬这种人。

塹壕里鸦雀无声。

谷子地：子弹也喜欢这种味儿，谁害怕它找谁。只要你不害怕，子弹绕着你走……你们瞧，他不哆嗦了。

战士们放松了，叽叽咕咕笑起来，突然又不笑了，目光齐刷刷地盯着指导员。指导员仿佛要把电话筒杵到脑壳里去，另一条胳膊像被绳子拽着似的，一点儿一点儿地往起抬，抬到不能再抬的高度之后猛然往下一劈。几乎在同一时间，谷子地用烟头点燃了脚下的导火索。火花像小兔子一样从战士们的腿间蹿过，迅疾地钻进了半人多高的坑道口，留下缕缕青烟。

5 内景 坑道 夜

镜头跟着飞溅的火花向黑暗的深处狂奔。

6 外景 塹壕 凌晨

谷子地拼命嘬烟屁股，怕来不及抽完它。镜头经过数次切换，当狂燃的导火索扑向药室的时候，烟头烫了谷子地的手指，疼得他猛然把烟头甩出去。

谷子地(呻吟):……你祖宗!

白光一闪,轰然巨响。

7 外景 战场 黎明

剧烈的爆破声。在遮天蔽日的烟雾中,城墙缓慢坍塌了。兄弟部队的坑道爆破也连续成功,天地间一片烟火之海。攻守双方炮火急袭,各种轻重火力彼此追逐扫射,曳光弹织出了混乱而又绚丽的火网。枪炮声此起彼伏,震耳欲聋。烟雾中出现了攻击者的身影,突击队开始冲锋了!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,枪炮声的间歇里偶尔传来喊杀声,显得微弱而飘忽,最后干脆什么也听不到了。攻击部队冲上了城墙的陡坡,里面有谷子地和战友们的背影。寂静无声的慢镜头带出音乐和片头字幕。不停地有人被击中身体或头部,鲜血喷溅,悠然倒地。有人被倒塌的墙体冲倒,顺着陡坡翻滚而下。有人被炮火掀翻,破碎的肢体喷溅飘浮在空中。这是真正意义上的“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吧”!谷子地转过头来,嘴巴像野兽一样张得大大的,不知在喊什么。他冲到最高处之后身体开始往下降,军旗漫卷,部队像潮水一样往豁口里涌,渐渐吞没了他。字幕和音乐也随即消失了。

8 外景 县城街道 日

清脆而猛烈的机枪扫射声。战斗已经接近尾声了。街道一片狼藉,布满毁弃的暗堡、沙袋、装备、家具、纸张和乱七八

糟的军用品及日用品。双方的阵亡者比比皆是,所在位置和姿势稀奇古怪。街道两边的建筑大部分成了废墟,几乎看不到完整的墙壁和门窗了。一些两三层的小楼被掀掉了屋顶,七零八落的房梁和椽子搭出了奇异的梦幻般的图案。谷子地率领残存的连队躲在街角的断墙和倒塌的沙袋后面,被对面街垒里强大的机枪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。某些战士的面孔似曾相识,此前在坑道和堑壕里不经意地闪现过。沙包的高度不够,谷子地和指导员不得不紧贴着地皮,一个躺着,一个趴着。指导员的半张脸挂着干枯的血迹,不知道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的,目光中患了决绝的狂热。谷子地负了轻伤,歪戴的帽子底下缠着一圈肮脏的绷带,表情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镇静和专注,透出了过人的经验和精明。

谷子地:咱俩运气不好,上回打武城也是这个揍性。

指导员(气哼哼):我认为根本不是运气问题!

谷子地(朝身后):大烙饼!

焦大棚:有!

谷子地:把一排的火力顶到前边儿来,利索点儿!

焦大棚(画外音):是!连长!

谷子地(自言自语):做梦吃肉,一睁眼啃着硬骨头了。

指导员:不是运气问题,是作风……

一串机枪子弹打在沙包上,两人缩紧了脖子。

指导员:是战斗作风有问题!

又是一串子弹扫过来。指导员呸呸地吐着嘴里的沙子。

指导员:你承认不承认?9连身上有股怪味儿……让疯狗给咬了!

谷子地不说话,用手指头使劲儿抠舌头根儿的沙子。机枪手罗广田(25岁)贴着墙根大猫着腰跑过来,扑通一声趴在隐蔽处,像跌倒了一样。他是个大个子,相貌忠厚老实,眼睛里没有一丝惧色。

谷子地:骡子!还剩几个子儿?

罗广田:不够搂两搂儿的了。

谷子地:该搂就搂,留着也下不了崽儿。

罗广田:明白!

谷子地想宽慰周围的人,但是没有人笑,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。远处的枪炮声骤然激烈。众人下意识地往那边儿看。街垒里的敌人受到震动,机枪哑了。焦大棚心急火燎地匍匐到谷子地和指导员附近。

焦大棚:完了完了!让2营那帮狗日的抢了先了!

指导员(绝望):哪儿的动静?是核心阵地吗?是不是核心阵地!

谷子地有点儿失落,却更加松弛了,专注地盯着某个地方。

焦大棚:起大早儿赶晚集,大功是人家的了。

指导员(火了):谷子地同志!你还在等什么?像乌龟一样趴在这里哪年哪月是个完?我们就这样指挥部队吗?

谷子地不吭声儿,注意力根本不在对方身上。

指导员:爆破组!爆破组到前边来!

谷子地(淡然):人已经派出去了。

谷子地的眼睛始终盯着某个地方。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,两个突击队员的身影时隐时现,正在沿着废墟错落的屋顶

往敌人街垒的侧后迂回。指导员喘着粗气安静下来了。谷子地伸出一只手,后边有人把一个S形的铁皮喇叭递给他。他把喇叭口伸出去,躲在沙袋后边清了清嗓子。

谷子地:蒋军168师的弟兄们,中原野战军独2师139团3营9连连长谷子地,代表全连问候各位!大家辛苦!你们放下武器举手休息的时刻——到来啦!

指导员不以为然,似乎在琢磨要不要把他的喇叭夺下来。

9 外景 废墟 日

爆破手吕宽沟(23岁)扶着炸药包登上一座小楼的山墙,像走独木桥一样顺着悬空的房梁往前移动。他动作敏捷,是个精灵一般神奇的人物。狙击手姜茂财(20岁)趴在瓦砾上打掩护,断壁残垣遮挡了视线,透过十米开外的一个窗口可以勉强看到街垒的边角。他就是所谓“大姑娘”,是个沉默寡言像女孩子一样秀气而文静的人。

谷子地(画外音):你们的核心阵地已经被包围了,继续打下去谁也救不了谁!蒋介石是人民的公敌,替狗日的卖命,你们的爹娘替你们觉得不值!

一个戴钢盔的国军士兵突然跑进了废墟,在房梁下面发疯一样翻动堆积如山的空弹药箱。吕宽沟身体晃了一下,险些掉下去。姜茂财惊得脸色苍白。那人从乱砖堆下面拖出一箱弹药,打开一看是两枚金光闪闪的炮弹,扛起来就出去了。上面的两个人刚要松口气,却突然意识到什么,彼此看一眼,

比刚才更紧张了。

10 外景 县城街道 日

谷子地监视敌人的动静并兼顾远处偷袭的进展。

谷子地：我们有两样儿好吃的东西给各位备齐了，一样是子弹，一样是蒸饺子……想接着打，奉陪到底！不想打，把枪举起来换一双筷子，9连陪弟兄们一块儿坐下来吃饺子！有醋，有腊八蒜，还有……

一串子弹射过来，把喇叭打得飞出去，在地上滚了很远才停住。筛子一样的铁皮完全变形了。指导员眼睛血红，呼吸急促，再也按捺不住了。他把冲锋枪的子弹夹用力一扣，惨叫了一声。

指导员：9连的共产党员！有种的跟我来！

指导员一跃而起，一边疯狂扫射，一边借助障碍物做之字形突击。后面跟着的几个战士就没那么幸运了。一个战士刚跑两步就被击倒，身子重重地砸在一块废铁皮上。另一个戴钢盔的战士灵巧地跳跃着，打出两梭子子弹，在飞奔中被击翻在地，钢盔掉落街面，像陀螺一样神奇地久久地旋转。谷子地精心保持的镇静和专注被摧毁了，气得七窍生烟。

谷子地：大烙饼！你替我指挥！

焦大棚：连长……

谷子地：骡子！砸几个点射！

罗广田：是！

机枪在耳边响起来。焦大棚一把没拉住，谷子地抱着冲

锋枪蹿了出去。他一边朝街垒扫射，一边在障碍物之间来回跳跃，密集的弹着点在他的脚下和身边崩溅。他的姿势很笨拙，却非常实用，敌人的机枪射手被他击中了，钢盔弹起来，像被那股喷溅的鲜血顶起来似的。谷子地踩着弹着点左右躲闪，像打怪拳一样，连滚带爬地躲进了隐蔽物。这根红砖砌的柱子很细，人站得笔直才能勉强遮住身体，却遮不严衣襟。子弹在砖面上砸出一股股粉红色的烟尘。谷子地伸脖收腹缩臀，紧紧贴着柱子。指导员跟他隔着一个柱子，用相同的姿势隐蔽着。两个人彼此能看见，都瞪着大眼珠子怒视对方，喘得跟马一样。

谷子地(吼叫):你自己找死，还想拉几个垫背的!

指导员自知理亏，不吭气。

谷子地:大萝卜没了!小鹌鹑也没了……你就不能等等!

两人斜视着卧在不远处的牺牲者。一个看不清面孔，下巴高高地翘在铁皮的边缘，瓦楞槽里汪满了血。另一个是黝黑的娃娃脸，像睡着了一样侧枕在血泊之中。指导员默默地吞咽着吐沫，眼泪抑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

谷子地(低声):叫你泥菩萨你还不爱听，你……

他看着指导员的样子，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。

11 外景 废墟 日

吕宽沟已经跨过房梁，正贴着一座西式建筑狭窄的装饰檐往前蹭。他一只手搂着炸药包，另一只手抠着砖缝儿，难度较之刚才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听到了街垒里铁制炮轮的滚动